

开栏语:为传播档案文化,增强社会公众的档案意识,充分发挥档案“存史、资政、育人”作用,即日起,安庆市档案馆与《安庆晚报》联合开办“昔档·今读”栏目,依托档案馆丰富的馆藏资源,挖掘档案背后的故事,从历史档案中凝聚力量。



联合办
安庆晚报
安庆市档案馆

不能忘却的纪念

部分抗战老兵口述史记录(上)

九一八,一个镌刻着民族记忆的日子。历史的滚滚硝烟已然散去,但伟大的抗战精神永存。在安庆市档案馆,珍藏着一组抗战老兵口述历史的红色档案。十年前,市档案馆通过录音、录像、文字等多种方式,记录下十余位抗战老兵讲述的参军、入党、战斗等经历,他们的英勇事迹,为抗战精神传承和历史研究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。今天,我们开启尘封的红色档案,让那些浸透着热血的深刻记忆,跨越时空走进公众视野。

◆与敌周旋 “消息树”里藏智慧

口述人:康兆郁(1921年出生于河北平山县,对敌时在平山抗联会工作,曾任安庆地委书记、安徽省顾问委员会委员。)

抗战时期,日军在晋察冀根据地发动多次大扫荡,我亲历的大概有两次,一次1939年,一次1943年。日军大扫荡烧杀抢掠,无恶不做!我的父亲、两个叔父,都在敌人大扫荡中死去,是被关在地窖里活活闷死的。日本鬼子残害无辜,令人发指,光在附近一个村子就杀死村民一百多人!

1939年,我在民族革命中学工作。扫

荡开始的时候,组织上分配我带着几个学生,还有机关的公务员到游击地区躲避。1943年一次大扫荡,我在平山小郊区抗联会工作,我们组织民兵在小郊区附近阻击敌人,埋上地雷,策划了一场大爆炸,之后和各个部门负责人一块躲到山里。我们当时躲到这个山区的西边富友村,白天大家就在附近活动,观察敌人,晚上分散住在山上,各自做一个山窝,带一个皮褥子,那时是八、九月,就这样在山区活动,一直待到十一月。老百姓也都上山躲避,日本鬼子

一走,他们才下来。

平山是老根据地,这个游击区不能乱放枪,否则会引起日军注意。记得那时候山上有高粱秸,我们把高粱秸一捆捆地扎好。如果这些高粱秸是站着的,意味着敌人没有在此经过;如果敌人来过,我们就根据高粱秸倒地的方向判断敌人的走向。这高粱秸被我们称为“消息树”,那时联系也是靠这个办法。这些“消息树”无声地传递着信息,也承载了我们对家园的守护和对胜利的期盼。

◆出生入死 断臂无悔

口述人:陆鸿(1927年出生于安徽枞阳,新四军七师沿江支队战士,曾任安庆市政法委书记。)

1944年,我参加新四军,被分配到新四军第7师沿江支队(贵池县委交通站)。刚去的时候是进行抗日宣传,发动群众共同抗日,后来去交通总站。交通总站表面是送信的,实际上是搞情报。那时候,日本鬼子在贵池城里,国民党的部队在黄山,还有枞阳那边也有日本鬼子,我们在中间秘密穿插活动。情报工作很重要。有一次,我们交通站从国民党交通员那里获知一条情报,内容是日军企图与国民党配合,围歼新四军一支游击队。得知这一情报后,交通站立即向上级领导汇报,并迅速将情报送

到这支游击队。由于有充足的准备时间,所以避免了重大损失。

护送首长过封锁线也是我们的重要任务,每次护送,我们都要提前打探、安排。护送时间通常在夜间,大家穿着便衣,化装成老百姓,一队人马持枪,随时准备战斗。虽然敌人封锁很严,但由于我们的周密安排,每次都顺利完成了任务。

我在交通总站待了近两年,当时活动情况很复杂,白天有一个集中地,晚上大家分散住宿,第二天早上再回来,隔一段时间换一个地点。

1945年6月的一个早晨,我带着十多名交通站的战士从夜宿地返回集中地。那天大雾天气,我们当时从江堤下面往上走,没有发现日本鬼子和伪军就在江堤上面。正

面遭遇了敌人,双方立即开战。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,我们打死打伤日军和伪军10多人,其余的敌人都溃散、逃跑。我在这次战斗中左臂中枪,被送到沿江支队卫生队进行治疗。

当时医药条件非常艰苦,没有药水,就用盐水清洗伤口。六月天气炎热,队伍还要不停地转移,我的伤口也在不断地发炎溃烂。两个多月后,在无为县的新四军七师师部,医生检查后告诉我,如果不锯掉手臂就会危及生命,我从此失去了一条胳膊……

每次想起身边那些牺牲的战友就忍不住落泪,我们在享受今天幸福生活的时候,不能忘记历史。

◆从儿童团团长到文艺战士

口述人:李亚白(1926年出生于安徽省无为县,1941年至1943年,在皖中抗日根据地无为地区李家大村任儿童团长,1944年参加新四军,1944年至1945年在新四军第七师临江文工团任演员宣传抗日,经历过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,1958年转业,1987年从安庆市文化局离休。)

1941年,我参加了儿童团,担任儿童团团长。儿童团主要是把儿童组织起来,站岗放哨,留意来往的行人,凡是不认识、可疑的,都要盘查他,另外给新四军送信。新四军有什么信件找人通过儿童团送到下一站儿童团。后来,这个儿童团改为通讯中队,我当中队长。

至于我是怎么参加抗日的,要从我看

到的一个话剧——《松花江上》谈起了。那时候我很小,跑去看家乡一个剧团演的《松花江上》。这个剧中有个中年人,戴着眼镜,身上挂着一个背包,穿着一个毛筒袖,手里拿着拐杖,还有一个小孩,他们从黑龙江流浪到我们这里。“不能做亡国奴,中国人要起来,打倒日本帝国主义!”当时演到那个情节,台上的演员都哭了,台下的观众也全都哭了。这个对我触动很大,不能做亡国奴,要参加抗日队伍,后来我报名参加了新四军。

我念小学三年级时,日本鬼子占领了我们乡镇,做了个大碉堡,离家不到一里路,学校不能开学了,我因此辍学。

辍学以后,我参加了新四军领导的雷江文工队。文工队主要是演戏、唱歌、贴标语、搞基层建设。文工队大概有二三十人,我们编了《抓壮丁》《秋心女》,都是老百姓在抗战时期遭受艰难困苦的真实写照,还演了《玩花船》,主要是宣传抗日队伍为人民服务,为人民的生活、生产这方面做的贡献。当时我们在外面的广场演出,没有舞台,村民们人山人海,围得水泄不通,演出宣传效果很好。

1945年8月15日,我们得知日本投降的消息,高兴得不得了,大家都蹦起来、跳起来。整个晚上也不睡觉,大声地唱,共同庆祝这个期盼已久的时刻!